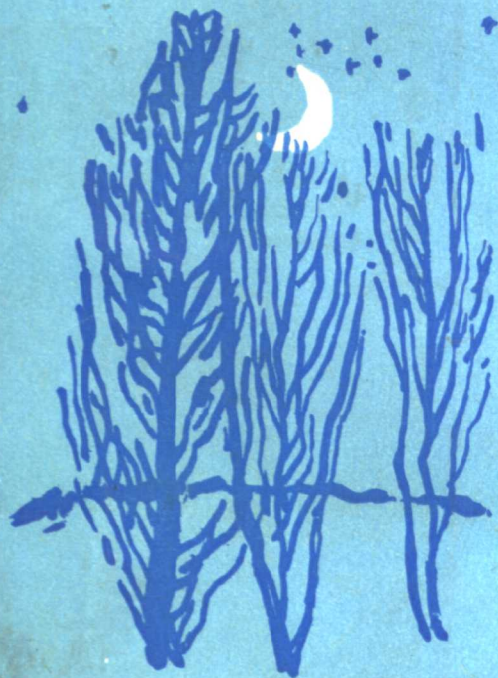


战神的后裔

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潮汐文丛

郑文光



花城出版社

X272

ZWG



郑文光

战神的后裔

花城出版社

战神的后裔

郑文光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梅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8插页 200,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400册

书号 10261·470 定价 1.20元

序

我这三篇作品，最后一篇《战神的后裔》是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完成的，四月二十七日我得脑血栓病住院，目前我刚能坐起来看看报，扶着拐杖行走几步。

花城出版社要将我这本集子收进《潮汐文丛》，我想要说的很多，但我尚不能写，说话也很困难，我仅将写这三篇小说的目的简述如下：

人们常常把科学幻想小说认识为是普及知识的读物，所以总是向它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其实，一切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都不是为了普及知识而写的。它也许有一些知识性，但是归根结蒂是文学作品。《哲学家》、《命运夜总会》、《战神的后裔》都是作为小说来表现人的才能、思想、智慧等的……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序

哲学家.....	1
命运夜总会.....	17
战神的后裔.....	87

哲 学 家

一

你见过爱情吗？

不，我不是指爱情的故事。罗密欧和朱丽叶，贾宝玉和林黛玉，艾里甫和赛乃姆，古往今来，这些动人心弦的故事，多得有如天上的繁星，今后嘛，当然也不会少……

我也不是指热恋中的人。在东长安街的林荫道上，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或香山，沉浸在爱情中的少男少女——或者中年男女——难道还少吗？看一看他们的脸，你会正确无误地了解到：什么叫做令人心房颤动的、如醉如痴的、火一样的爱情……

我甚至不是指爱情的形象。例如那个断了胳膊的米洛的

维纳斯，尽管是个残废人，可是脸上那种圣洁的美，那种炽热的爱的光辉，简直能从这石膏像的深处迸发出来，使得塑像仿佛具有真正的生命。我还看见过一幅奇特的油画，画的是一个极其丑陋的男人，画题叫做《爱情》，坦白说，我是看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勉强领会到，画家为什么要给这幅画起那末一个名儿的。

啊，我干脆说了吧，我要谈的是爱情本身。语言学家也许不会同意。在他们的词类划分中，爱情这个词属于抽象名词。是的。不过，对于一个五月的星期天的我来说，它决不是抽象的事物。我看到它了，不是塑像，不是人，不是电影，而是它本身——爱情。

二

那是我最近一次出国回来，路过H港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闹哄哄的港口城市，有人称它为“远东的橱窗”，有人称它为“巨型的超级市场”，当然也有贬词——还是不要说了吧，不堪入耳之言。

这个城市的生活永远是那么忙碌，就象一个飞轮，用不着上发条，转动起来只看到寒光闪闪。总之，如果你想站下来喘口气——不行，马路上，汽车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好象这个城市的一百万辆汽车总在不停地启动，在二十层或三十层的高楼间穿梭般来来去去。但是这个城市也还有一些比较低矮的广东式建筑，宽阔的骑楼底，熙来攘往的人群，五光十

色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甚至比一间门面还大。我敢说，住在这些广告牌后面的人一定非常憋屈，他们一天到晚听着车水马龙的声音，却无法探头看一看街景。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好有空，我想，上街去溜达溜达吧。五光十色的街景使我目不暇给。瞧，这儿是一间广东餐馆，招徕顾客的竟是一头活的猴子！——新鲜的猴脑髓是广东名菜，不过吃它的人得有点儿胆量和……残忍：一张八仙桌，当中开一个圆洞，活猴就缚在桌子下面，只在圆洞上露出剃得光光的脑壳。桌上放着热汤和佐料。用小铁锤把猴脑壳打破，直接用羹匙挖猴的脑髓，配上热汤和佐料吃。桌上杯盘交错，桌子底下是垂死挣扎的猴子凄厉的鸣叫。餐馆隔壁是一家超级市场，没有售货员，电眼注视着顾客。再过去，是一间生果铺，天津的梨，新会的甜橙，菲律宾的芒果，新加坡的榴梿……天南海北，什么没有呀！我走着，什么也不想买，这么信马由缰地闲逛，是整天到晚匆匆忙忙的H港人所不会有的。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招牌。

招牌其实是一块匾，黑地金漆，颇有点古雅的风味，六个大字：“哲学家罗文广”。

哲学家？对，这儿星相、占卜、风水先生都称为哲学家，反正是油嘴滑舌的江湖骗子。

我无意于算命，我也没有需要求神问卜的事。正当我要走过去时，突然间，门旁一张鲜艳的黄纸红字广告吸引了我的注意：

本哲学家最新科学成就：动人心弦、惊心动魄、紧张炽热的最高享受——爱情。

我站定了，把这张招贴纸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我想猜猜它到底有些什么含意，可是……我完全弄糊涂了，就象一个掉进泔水缸的人那么糊涂。最新科学成就！一个星相家，一个唯心主义分子，居然有一项科学成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撇开那些夸大其词的装饰语，就只剩下两个字：爱情！

但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又把招贴纸读了一遍。有一个穿着讲究的青年女子也站住了，读这张广告，然后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走了。满街都是人，可谁也不象我那么大惊小怪。是的，爱情！花几块钱买张电影票，你就能看到充分的表演，用报纸上的广告字眼来说：肉感刺激缠绵哀怨……或者不花钱也行，在夜幕掩盖下某个僻静的角落……但是，但是，哲学家……

我不相信这个哲学家能给我以最高的精神享受，但我还是推门进去了。

室内光线幽暗，陈设很简单：当中一个大条桌，一个不知什么金属制成的圆罩上面搭了一块肮脏的布，下面不知罩了堆什么东西。四面是一圈破旧的、颜色恶俗的、而且处处露出破绽的沙发，其中一张，坐着一个人——他左手支颐，靠着沙发扶手打盹儿。

我咳嗽了一声。

这个人还是一点儿也不动弹。我不得不走过去。摇醒了

他。

他抬起头来。

一张皱纹满面、十分憔悴的脸，一个扁平的、大大的鼻子，一张总在似笑非笑的大嘴，一双浑浊的、毫无光泽的眼睛。这张脸是令人不快的——不，这么说还不够，这张脸会使人梦魇，如果你长久注视着他的话。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如此丑陋的一张脸上，在眉梢额角之间，鼻翼两旁的褶皱里，有一种奇特的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一种类似于从躯体内部进出的活力，就象一头从沉睡中惊醒的山豹，或者一只突然被强光罩住的惊惶的鸟儿，一头感觉到危险逼近的马，诸如此类的动物，都有那种捉摸不定的生命的力量。我面前这个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穿得十分破旧的人身上就有这种力量。他倏的跳起来，两只眼睛一扫，脸上皱纹立刻舒展开来了。

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尽量装出不在乎的神气。

“你这儿，到底有什么货色？”

我的声音是冷淡的，正好符合这个喧闹的城市里人跟人的关系。

“要看我的最新科学成果吗，先生？”

他的话语里甚至带有点揶揄的意味。但是，那决不是使人不快、令人激怒的揶揄，而只是一种淡淡的幽默，就象一丝淡淡的云絮，飘浮在昏暗的傍晚的天空。这个人的声音里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声音不大，也不高亢，甚至带点儿哑哑，却使你不由得给他以注目。

“爱情——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的最新产品——用最高级的科学方法制造的……”

“一个雕像吗？”我瞥了一眼桌上那块布笼罩着的一堆不知什么形状的东西。

“啊，不，先生。”他笑着，象孩子一样单纯而忘情，“那不是一堆黏土，或者石膏，那是——爱情。”

“见鬼！”我想，但我拚命按捺着自己。

“你总得有一种什么东西叫人看，是不是？……好吧，看一次多少钱？”

“我不开价码。你先生看了以后，觉得名不虚传了，随便给几个茶钱。再嘛，替我……扬扬名。”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了他一眼。在H港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居然有不漫天要价的人——而且，他分明是个穷人，至少是个潦倒的、不宽裕的人，面对着我这个一眼就看得出来是H港的匆匆的过客，却仍然那么慷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真诚的意味。我迅速点了点头。

他立刻活跃起来，伸出一只手。

“请。这边亮一点。请看——不过要平心静气，意守丹田……”

他用魔术师般的灵巧手法一下子揭开了那块布，掀开了金属罩。

三

噢，我的天，在我面前的，是什么？的确不是黏土，也

不是石膏，而是一堆不定形的、颜色经常在变换的东西。有时，它有一点两点闪光，但是熄灭得比流星还快。它也不是某种金属或塑料。总之，我竟然一点儿也捉摸不出这是什么东西。而且，在我看来，它的形状似乎也在不断变换——就仿佛那是一堆有生命的物体。但我想，一定是我眼花了。恐怕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不能承认这儿有一种世界上不曾发现过的生物，它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器官的东西，没有任何知觉或者感觉，意识或者思维——一句话，没有生命现象，哪怕是最起码的生命现象。但是它又的确不是一件具有固定形状的实体。

“我可以摸摸它——可以不？”我奇怪自己为什么这样谦卑。

哲学家摇摇头，他的目光里闪烁着一些些同情和慰勉。

我决定再仔细看看。我凑近前去。但是那个人竟然伸手拦住了我。

“要隔开一段距离。”他解释道，“不然，感觉太强烈了。”

“什么感觉？”我茫然不解地问。

但是我已经不再寻求答案了。事实回答了我。我的眼睛已经无法从那堆乱糟糟的东西挪开，仿佛我是一只眼镜蛇面前被震慑得动弹不了的兔子，而我的思维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它好象是一个吸收光线的黑洞，吸引住我那比光速还快的思维。我的思想已经钻进这团没有固定形状、固定色泽、固定光彩的东西。它一下子又把我带到我回忆中的可怕

的年代。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寒流滚滚，大地茫茫，呼啸着的北风凌空而过，一直钻进人的骨髓里。我穿着单薄的衣衫，在苇塘里割苇子；每晚筋疲力尽地收了工，还得在荧荧油灯下接受拳打脚踢的“批斗”。据说这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下”，“三名三高”惯了，现在只有这么“脱胎换骨”改造，才能“重新”做人。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屈辱、最受折磨、也最怵目惊心的时期。

回忆就象一条没完没了的锁链，紧紧箍在脖子上，我感觉到窒息，就象陷在黏稠的、黑乎乎的液体中一样。同时我心中升腾起一团烟雾腾腾的火！那堆无定形的，我叫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的东西，仿佛是一点火种，一滴硫酸，一包炸药，在我的头脑里烧灼、爆炸。

这是仇恨，强烈的、使人发疯的恨！

我逼近那个哲学家，厉声问：“这叫做——爱情？”

在我眼里，哲学家的脸可笑地扭曲了。他的眼睛惊惶地闪烁着。我的目光一定迸发出那么炽热的仇恨，眼看我就要扑上前去扼住他的喉咙。果然，我真的这样做了。但是他及时闪开了身子。这个憔悴的、苍老的人出乎意料之外的灵活，我扑向那堆东西，但是半米以外，一种电击般的力量把我震得后退半步。

“你玩弄些什么魔法？”我嘶声喊叫。

“平心静气，平心静气！”他连声嚷道。

但是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抱着头，一转身，跳出

了门口。

四

这一幕，也许永远是一个谜，如果我不是意外地遇见我少年时代的同学、H港一家报纸的编辑麦积生的话。

那天我正好在一家茶楼，一个人喝着闷茶，从报贩手里租来一大叠报纸，一张张翻看着。我竟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哲学家罗文广的广告。又是那个无所不在的词：

“本哲学家最新科学成就……”

噢，‘爱情！

我又想起了那个星期天上午的遭遇。那堆堆放在长条桌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跟爱情有什么共通之处？不错，它一定有一股奇特的力量，望着它，我不由自主陷入了回忆。然而，那是多么可怕的回忆啊！这样的回忆只能激发人们去仇恨——不，这不是爱情！对于这堆东西，正确的称呼应该是：仇恨，热辣辣的、火一样的仇恨。

我冷笑了一声。

从身后探出一个脑袋。我抬头一看，不由得惊呼一声：“积生！”

他也一定十分惊讶。他绝不会想到在这儿遇见我。此时此刻，仿佛整个闹哄哄的茶楼什么人都不在了，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已经三十年左右没有见面。虽然从他的模样还依稀

看到少年时代的影子，可是在我眼里，他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瘦削而苍老的人。我的目光一定流露出那么多的审视和惊讶。他淡淡地笑了笑，把他的一套茶壶和茶杯，挪到我的桌子上来。

“你怎么到了此地呢？”他问。

我把我这些时候的遭遇极其扼要的说了一遍。他沉默着，用一双精明的、广东人的眼睛打量着我，突然问：

“你准是去过那个哲学家罗文广那儿吧？”

“噢？”我扬起了眉毛。

“我刚才注意你好久了。你看到这位哲学家的广告，就象触摸到一条眼镜蛇一样。”

“哲学家？那是一个什么玩意儿！”我气呼呼地说，“他把一大堆不知什么东西叫做爱情。可是我看了半天，心中升起的却是仇恨！……这简直不只是骗人，而且是愚弄人了。”

麦积生嘴角上挂着一丝丝笑意。

“难道我在诽谤他？”我质问道，“也许他是你的报纸的广告客户，你想为他辩护吧？”

麦积生微微笑着，摇摇头。

“我不认识他。”他缓慢地说，“不过我也去欣赏过他的‘最新科学成就’，还听说过有关他的一些事。这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呢！”

“哲学家？”

“混饭吃呗！在H港，什么头衔响亮就叫什么。这没有

什么奇怪的！”麦积生不紧不慢地说，呷着茶。送点心侍者走过来，他要了两客烧麦，一面劝我吃，一面说：“我听说他是在武斗最凶、最混乱的时候，从‘牛棚’里逃了出来，又偷渡过来的。原来是内地一个没有名气、但颇有点真才实学的科学家。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很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呐！我们报纸有记者采访过他，从他嘴里却什么也掏弄不出来……”

“还真是个科学家！”我喘着气说。

“不错。他称之为‘爱情’的那堆东西，的确是一件科学成就。有人说，那是什么星球上的一种生物……”

“噢！”

我的模样儿一定挺可笑。麦积生宽慰地说：

“我是不相信这说法的。在我看来，大概是一种什么软矿物，象沥青或者什么可塑性的熔岩。总之，它的颜色、形状、色泽时刻在变化。另外，它带有强磁性，能发生一种奇妙的电磁波，作用于人的脑生物电流……”

“让人家想到爱情？”我冷笑着问。

“想到什么，”他用缓慢、庄重的语调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方我，就想到前几年我妻子患肺癌时的那段最痛苦的日子，房租又涨价了，我们这些‘爬格子’的人，真是陷在走投无路之中……”

“这，就是爱情吗？”我沉重地问——不再冷笑了。

“罗文广有他一套哲学——他不是无缘无故称自己为哲学家的。他决不是算命看相的江湖骗子，他只是——一个惨遭

‘四人帮’迫害、不得不弃国出走的科学家，在这儿他潦倒穷途……”

“是什么阻碍他回国的呢？‘四人帮’被打倒了，也审判了，科学家已经得到尊重和保护……”

“我说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去看看。”

“让我再受那份罪？”

“也许你会有新的体会的。”麦积生意味深长地说，“要了解一事物，光凭第一个印象是不准确的。你应该多考察考察。啊，走吧！”

他喊住了侍者，会了账。

五

一切都和第一次一样。只是哲学家罗文广换了比较洁净的衣服，神情显得高兴一些。

“看看——爱情？”他殷勤地说。不知是他没有认出我来呢，还是装作头一回看见我的样子。总之，他对前天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

“等一等。”我拦住了他，“你为什么把它，这该死的玩意儿，叫做——爱情？”

“那是，”他似乎有点儿结巴，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一种感情，具体化了的感情。”

“仅仅是一种感情吗？”我不无激烈地说，“让我想起